

诗歌

三代人的
红色记忆

李 鹰

祖父将镰刀舞得虎虎生风

这个身怀绝技的庄稼汉
将镰刀舞得虎虎生风
日复一日地收拾着稗子,以及一切杂草
却收割不了梦寐以求的好年成
于是,在那个著名的秋收时节
他怀揣镰刀和一份对丰收的企盼
汇入了由无数镰刀锤子组成的阵仗
开始一路披荆斩棘

那真是一把上好的镰刀
猛火里熬过,血水里泡过
锋利、冷硬,无坚不摧
砍平了雪山的冰峰
也吹散了草地的毒雾
砍倒了太阳旗
也砍开了总统府
砍出了一个朗朗乾坤
像荆天霁雨般
他激情地舞着镰刀
完成一个英雄的造型
永远定格在热血沸腾的年代

如今,岁月静好
那把镰刀已成为图腾
并珍藏于共和国记忆
而祖父正安详在时光里
蓄满春天的双眸
欣然注视着子孙繁衍、稻禾飘香

父亲的名字叫红

也许是出生时
那一圈红梅开得正艳
抑或是祖父心中
永难舍弃的红色情结
总之,父亲的名字叫红
叫红的父亲
身上有一袭石油红
他一生沉默寡言
四处奔波
我的记忆中,找油的父亲似乎平淡无奇

然而
那戈壁沙漠中淋漓的汗水呢
那雪域高原上深深的脚印呢
那一次次的涉险、抗争于艰难呢
还有那不眠不休的时日
以及数十年的默默坚守呢
这将还原一个何等顽强的生命

而亲手建成的油田
和一摞厚厚的奖状
又将父亲的履历擦得锃亮
如果说战火打造了祖父的伟岸
那么,油田则培植了父亲的坚韧
一如他的名字
父亲像树木一样朴实地生长
并且根正苗红

我以夏花的方式绽放

为了追寻岁月深处的一点红
我注定要守候这个火热的时节
夏日辉煌
大地一片洁净
绿意漫过天际
稻禾节节拔高
日渐抵近丰收

而我
正好遭遇了花期
当高举的拳头爆成蓓蕾
当铮铮的誓言溢出芬芳
我将心打开
一层层打开
直到彻彻底底
世界因此豁然开朗

此刻,我以夏花的方式绽放
完成了生命的涅槃
于是,所有温馨的日子
晕开了一圈圆美轮美奂的华彩
让阳光来得更热烈些吧
我决意尽情地绚烂



夏日

潘金明 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心向党——

苍翠深处千层红

——元坝散记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联合46家团体会员单位开展“2021中国一日·工业兴国——中国作家在行动”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组织100名作家深入100家工业企业,记录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取得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

石化作家严岛影、魏龙、马祥民、邹元辉分别到涪陵气田、元坝气田、胜利埕岛油田、镇海建安公司深入采访,并撰写纪实文学作品。本报对其进行刊发,敬请关注。

魏 龙

辛丑牛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我特意早起看天。伫立元坝气田生产管理中心大院内,凝神而瞻,发现青色的苍穹下,那一片片鱼鳞状的白云在流动;公寓楼下、行道树边,那一簇簇金虫草在微风中摇曳。空气中有淡淡的女贞花的清香,闻香而来的鸟儿,在紫叶李和桂花树之间穿梭跳唱,莫非也在歌唱劳动美?

临道对面是办公楼,楼下有6棵红刷树,又叫红千层。我是第一次与之相识,花型非常独特,像一把把红刷毛一样排列有序地挂着,十分鲜红耀眼。6棵红千层的奇特还在于它的根部,如思绪拽着它的根须往下走,走到7000米的礁滩深处,就到了地球上迄今为止埋藏最深的海相大气田——我国首个自主开发的7000米生物礁高含硫元坝气田。这神秘的生物礁滩,已成为我国第五大气田的半壁江山。

红千层,真是千层红!
我立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俯首而听远输大上海的气流声,采访元坝石油人的动人故事,深感荣幸。

这位大山深处长年与硫化氢打交道的功臣,竟然不是熊腰虎背的壮汉,而是一个清秀的小姑娘!张凤霞笑起来像索玛花一样美丽动人,干活儿像大凉山一样扎实稳当

这里,位于四川盆地北缘与秦巴山脉南麓一带,在嘉陵江中游的苍溪县元坝镇金高村旁边。这里,既是西南油气田的发源地,又是中国石化天然气大发展的主战场之一。这里,还有中国第二大高含硫

天然气净化厂。可谁会想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郊野地。

5月1日清早,天已敞亮,日头明晃晃照着,我跟车上了山。羊肠小道弯多路窄坡陡,好在司机轻车熟路。该站,叫大坪中心站,已累计天然气40多亿立方米,是采气二厂十大功勋井站之一。

介绍站长时,我简直惊讶不已。这位大山深处长年与硫化氢打交道的功臣,竟然不是熊腰虎背的壮汉,而是一个清秀的小姑娘!她叫张凤霞,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人,个子不高,清瘦、话不多,但爱笑。她笑起来像索玛花(杜鹃花的彝语名)一样美丽动人,干活儿像大凉山一样扎实稳当。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凤霞在大坪山上独守岗位一百多天。其间,她接到来自冕宁县家里的电话,报了平安。说完宽心话,她独自抹泪。她也想回家看看家人,可这条川气东送输气管线,连着长江流域的生命线,为保证沿江城市众多家庭能正常供应,必须舍小家顾大家。疫情最紧张的头两个月,张凤霞负责的大坪中心站输送天然气上亿立方米。

党员张凤霞是局劳模。原在成都工作,安逸得很,当时并不愿来川北元坝气田上班。“被逼上山”后,面对高含硫天然气生产场所,心里一直打鼓。第一次背空气呼吸器上井取水样,紧张得不停摸面罩,生怕漏气,心里“嘭嘭嘭”乱跳。后来在领导的关心和师傅的帮助下,在气田“比学赶帮超”氛围的影响下,才转变了观念,并掌握了高含硫地区的采输技术,成为“金牌张”、巾帼能手,成为元坝气田第一名女站长。



元坝净化厂 邵德超 摄

散文

“你是煎饼我是葱”

岳彩凤 鲁国军

“滋啦——”调好的面糊糊在鏊子上冒着热气。顺时针旋转,面糊转眼间变成又圆又大又薄又脆的煎饼。卷上蘸了酱的大葱,美美地咬上一口,一股清气直冲鼻腔,唇齿留香。

赵勇自小便喜欢这沂蒙美食。到西官庄扶贫3年,他真干成了一件和煎饼有关的事儿:引入240万元的投资,帮村里办起了占地1800平方米的煎饼厂。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事儿让村民挺高兴:解决了多家贫困户就业的问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好!这样的事儿能不能来一打?赵勇腼腆地笑着说:“来不了一打,但半打能中嚯。”

这三年,他和另一名扶贫干部认认真真地干了“半打”事儿:第一年,配齐配强村“两委”班子,修生产路1.6公里,安装路灯35盏;第二年,修1500米户户通路、建360平方米服务中心、实现光伏发电150千瓦时;第三年,建煎饼厂。这期间,先后培养后备干部2人、发展新党员1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5人,每年慰问40余户。另外,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开展“舞起来跳起来干起来”活动,还有疫情期间帮忙防疫等一系列实事,入了村民眼、进了村民心。

总之这三年,黑了赵勇、美了村里、富了村庄。

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儿。2018年,作为山东临沂石油员工的赵勇主动请缨,到蒙阴县常路镇西官庄村开展扶贫攻坚。召开村民大会前,有人发现,村里来了一个“怪人”:这个人东转转西看看,见人东拉呱西拉呱,净打听事儿。想帮村民干活儿,却农具不会用、农活儿不对路。他不是“怪人”是什么?

“赵勇进村”最终成了村民日后念叨赵勇

时的一段开心小包袱。

两年后,赵勇早起时每每开宿舍门,就会发现门前放着一把菠菜、几个西红柿、几根黄瓜或者一盆择好的豆角。都是村民偷偷放下的。又一个夏季到来,当赵勇和另一名扶贫干部结束扶贫工作离开西官庄社区时,村里人敲锣打鼓、眼含泪花:“共产党的干部好啊!中国石化扶贫好啊!”

6月15日,赵勇坐上回程车,泪眼模糊。这3年,所有的难处早已淡去,席卷而来淹没他的全是不舍。哪怕是扶贫第二年双方因为建服务中心,拍了桌子红了脖子;哪怕是办煎饼厂、修生产路时因各种原因资金缺口大、面临施工中断……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值得回味的甘甜。啥也顶不上“实干”二字!他握了握拳头。

不光他这样想,社区新任党支部委员韩方磊也这么想。小韩三十来岁,退伍军人,原本在外面有自己的一片天,但看到村里留守老人多、年轻党员少、支部建设基础急需夯实,便义不容辞地回来跟着党支部书记一起干起来。“组织党员围着桌子开会,那是向心力的表现啊!组织村民参政议政,那是主人翁的表现啊!咱村500多户1600多人口,选我当支部委员,我们不能带着村民打败仗……”空闲时,小韩和赵勇这样聊着。

每每看到小韩书记那意气风发又认真严肃的脸,赵勇都激情澎湃。有这样的乡村党支部和支部委员,西官庄社区在乡村振兴中也一定是希望的田野!

沂蒙故事长,红色故事多。自小在临沂城长大的赵勇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离公司100多公里的沂蒙村转,喜欢上了这里朴实厚道的村民。回望3年扶贫经历,他脱口而出:“你是煎饼我是葱!”

散文

林中鸟

张素军

西北油田塔河基地地塔克拉玛干边缘,基地落成之前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石化人在此扎根后,栽花养草、植树造林,十几年来,已成沙漠绿洲。

我去的时候植物正藏蕤。初来乍到,又是一个人,我便常到林中散步。有一天早上,正在散步的我忽然发现了一件趣事:没风,树叶却在动,而且是悄悄地动、不易察觉地动。我站定,仔细往树上瞧,便看到了更多的叶动。感觉此刻树上正有一个精灵,狡黠地眨着眼,调皮地跟你捉迷藏。我使劲一拍手,“啪!”声音清脆,呼啦啦——惊起一树的飞鸟。

一连几天,我都去林中看鸟。鸟儿栖息的树很奇怪,外面一层密密的叶子,像一把大大的伞,看上去树很茂盛。近观之后却发现,内里盘亘的树枝叶片不生,光线穿过外层树叶,把树心打了一个透亮,而这,恰恰为鸟儿营造了一个天然家园。数不清的鸟在里面跳来跳去,小小的喙戳动着外层的树叶,造成风吹叶动的假象。但如果你一探究竟,不待上前,机警的鸟儿早已闻风而动,瞬间跃起。

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么多鸟。心里很纳闷:这些鸟从何而来?当然我是指它们的先辈。要知道在此之前这可是荒凉大漠,没有树,哪来的鸟?鸟的先辈,是如何觅得这片树林,越过沙漠、飞过无人区,找到这片绿洲的?

一天早上,我又去看鸟,偶遇晨练的老冯。老冯问:“看什么呢?”我回:“看鸟。”老冯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跟我一起看,还讲了一段鸟的故事。老冯是西北油田完井测试中心的员工,因工作关系常去井站驻井。有一次,他到了沙漠深处的一个井站,四周非常荒凉,见株草都稀奇。幸运的是,井站不远处有几棵胡杨,胡杨上

整24年,对家人总有些愧疚。

之后的采访中,这位川气东送“十大功勋个人”,谈川30井的优良传统,谈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谈管理的四字诀,谈春季抓管理提升与秋季抓劳动竞赛的有效做法,谈战略发展思路与发展规划。

说到压力,他脱口而出是安全。他说高含硫天然气开发属世界级难题,对硫化氢务必要有敬畏之心,务必确保万无一失。在安全防控上,他给我介绍了许多高科技防控手段,包括智能预警等。

孙天礼爱厂如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一线工人的感人故事。一次井站调试投产,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大伙儿都没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忙碌中,他发现一个采气工手握阀门手轮,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觉得不对劲,走过去一看,原来这个采气工竟然站在那里直直地睡着了!

元坝气田覆盖“通南巴”一带,这里曾是革命老区、红军之乡。执行的是采气二厂的传家宝,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自然离不开红军精神、石油精神和川30井文化的熏陶。

拥有42年辉煌历史的采气二厂,在前辈们夯实的基础上,如今更加气势如虹,日产天然气破千万立方米,年产天然气达37亿立方米,累产天然气232亿立方米,现已成为西南油气田乃至中国石化天然气大发展的主力军。

整理完采访笔记,已是深夜,我毫无睡意,便去对面办公楼看看。火炬和灯光将夜色的元坝点亮,灯火辉煌中,红色的身影穿梭其中。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他们忙碌的身影是那么坚定,那么一往无前!



元坝净化厂 邵德超 摄

还栖息着小鸟。这片小小的胡杨林成了员工的休闲之所,没事大家爱到林子里转转,听听鸟叫。

有一天,老冯忽然发现,井站房檐下有坨毛茸茸的东西,便赶紧招呼大家来瞧。“嘿,是个鸟窝!”有人惊喜地叫道。小家伙不把家安在树上,却选择“贵宝地”,大家一时有点“受宠若惊”。有人试着用手指探了探鸟窝,软乎乎的。

小鸟刚来,还不适应。怕打扰它,每次经过鸟窝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脚步放轻。不过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人和鸟胆都大了。闲暇时,有人逗鸟,伸开手掌,一打呼哨,鸟旋即飞了过来,在手掌站定,用小嘴叨叨手心,然后再歪着头跟你对视。

寂寞的井站因此热闹起来,大家常拿小鸟说事。“嘿,早就出门了……”“看,鸟回窝了……”因为小鸟的存在,大家的话题也多了。有一次刮大风,尘沙弥漫。“鸟窝会不会刮掉?”大家赶紧行动,在屋檐下吊了件棉衣,给小鸟做了堵挡风墙。又怕小鸟闷,风一停便赶紧拿下来。

小鸟成了井站的宠儿,每次员工休假回来,先问:“鸟还好吗?”作为第一个发现小鸟的人,老冯对鸟更是倍加呵护。他半辈子都在沙漠,知道沙漠生存的不易,格外珍惜小生灵,即使是沙漠里的一只断蜴。如今在这偏僻的井站,遇到这样一只可以说通人性的小鸟,老冯更是视若宝贝。驻站结束回基地时,他嘱咐站上员工好好照看小鸟。其实这提醒纯属多余,可他忍不住,就是想诉。

“那只小鸟怎么样了?你后来又见过它吗?”我问。老冯伸展胳膊,淡淡一笑:“没有。”然后不说话了,好像也没话可说了。也是,石化人到处走,那个井站只是老冯工作过的地方之一。沉默了片刻,我和老冯又把目光投向树林,继续看了一会儿鸟。